

# 这些跑龙套的

横漂  
故事



给点阳光就灿烂



我有长茅我怕谁?



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是12月的一个下午，横店清明上河图景区的开封府。一点半，阳光温暖。央视的《大槐树》剧组有一场抓难民并严刑拷打的戏。台子搭得很大。三台监视器站在“淮南王府”前的台阶上。一旁的空地上好几台囚车，还有木头的类似吊车类的东西，应该都是用刑之物。台阶上，主演陆毅和李齐穿着正红色的明朝官服，四周站满穿盔甲的士兵，拿着茅。因为是拍戏间隙，这些兵零零散散地站着或者坐着，聊天，或者发呆。有些士兵手上端着头盔，露出小平头或者三七分头，有个士兵一本正经地架了副黑框眼镜，让我很想笑。

旁边房子的台阶上，坐着休息的“难民们”，男的多女的少，老的多小的少，还有大大小小鼓囊囊的塑料袋子，露出衣服的一角。几个“难民”占了太阳最好的一块角落，眯着眼睛，粘长假发，凌乱，脸上有用颜料涂成的血迹，破的粗麻布衣服。刚才，他们是难民群中离镜头最近的，被绑在王府前的大柱子上，被鞭子抽打，装出痛苦表情，并嗷嗷大叫。有一个说：“那皮鞭子真狠，要不是冬天衣服穿得多，保管身上要一条条红印子。”我大惊，真抽啊？“当然了，我们又不是明星，没人心疼我们。”

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是“横漂”里的“特约”，而站在台阶上的士兵和其他的一些“难民”，是“群众演员”。他们向我解释两者的不同之处。“特约”是剧组特别邀请的，虽然和群众演员一样没有台词，只是个活背景、活道具，但镜头扫过的次数和在镜头里出现的次数要多许多，需要一些表演技能，当然了，钱也会多一些。“特约”又分“小特”、“中特”、“大特”，戏份和报酬依次升高。“大特”有时会有台词，报酬也有可能到几百甚至上千。“小特”就比群众演员好一点，几十块。而这一天的戏，“群众演员是20，我们是40。”

## “横漂”是一种生活方式

这四五个人的家乡，就有江西、甘肃、河南、

安徽。做“横漂”则从二个月到两年不等。早上7点出门到剧组所在的宾馆化妆，随后来片场，无聊等候的时间远远比拍戏时间多。累吗？“还行。习惯了。”苦吗？“苦，但怎么说呢，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，我们都说，苦并快乐着。”

24岁的徐常华是江西人，“漂”了八个月。原来在上海做服务员。知道《英雄》是横店拍的，喜欢拍戏，就来了。然而，每个月八百到一千的工资满足不了他的赚钱梦想，“所以准备回去了，过年回家都拿不出钱来”。

10月20日刚过来的小刘，毕业于河南艺术学院，两个月下来，他觉得没什么盼头了。旁边一位他们尊称为“张老师”的“难民”说：“学校里来的人很多，想干大事业的，来之前都有艺术理想。到了之后才知道，剧组基本上不会重视你，基本上也不可能从群众演员变成明星。有些一星期就混不下去。在的，起码都是能混下去的。”

一个叫做刘大贵的，说起自己已被采访过好几次，非常自豪。“我在《十四娘》里不是群众演员，是个角色，上演员表的。”他不放心地在我的本子上划上重点记号，是“角色”。

后来他们到领队的演员工会负责人处领出演单子，是日后的工资凭证，很多人很茫然地：“明天有戏拍吗？”

他们说：找“横漂”太容易了，横店的大街上，外地口音的，十个里九个都是“横漂”。原来我一直同他们擦身而过。我实在认不出来，当他们脱下戏服，用酒精擦去头套的胶水，套上自己的衣服。实在太普通了，棉毛衫，发旧的毛衣，专卖店买的外套。

他们说，怀揣着梦想的“横漂”，实在太少了，或者那些梦想者早不是“横漂”了。更多的真正的“横漂”，他们还在“漂”着，是因为已经把“横漂”当作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生存状态。

“横漂”：在浙江中西部的一个小镇——横店，常年驻扎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对演艺事业有无限憧憬的人，被称为“横漂”。

## “横漂”之万盛街

万盛街是横店最繁华的一条路。据说老“横漂”都住万盛街，新“横漂”是在灯笼街。

两年的“横漂”“周老师”就住在万盛街边小路的农民房里。他是在片场见到的一个中年“难民”，很瘦，说一口纯正普通话，穿古装极似古人，摆起表情来又很叫人惊艳。他说自己有明星名字，“周慧敏的周，周慧敏的敏”，但他这个年龄，已经没有什么明星梦了，只想安稳度日。

他是甘肃人，原来当过兵，在文工团，表演的大都是小品之类的文艺节目。然后退伍进剧团，给大小公司做演出。后来下海做生意。还是喜欢演戏，知道横店有个影视城，就过来看看，一看就看了两年。到了就得加入横店演员工会，入了会办了证件进出景区才不用门票，工会会帮你介绍工作机会，也拿提成，比如群众演员原来的报酬是30，它拿10块。

“我现在算比较稳定的特约。属于中等上走。报酬一般一次有一百来块。好的时候有几百。”能当上“特约”是很叫人羡慕的。要知道群众演员是一天八小时内是20块，包中饭。超过八小时是每加一小时5块。做了“特约”，一般就不会再去当群众演员了。这是降格的事情。而从群众演员变“特约”的这段是最难熬的。

“特约”新人机会不多，群众演员至少每天有戏拍，有20块钱填肚子。但就是怕剧组找你，在群演脱不开身，会给剧组留坏印象。只能硬撑着。熬过这段，和剧组熟了，自然就会想到你这个“特约”熟面孔，生意也就来了。

农民房的楼梯，没有栏杆。他租了五楼的一个房间，100块钱一个月。“原先这一楼全是横漂，现在走光了，只剩我一个。”

## “横漂”之三类人

10平米左右的房间。一张床。一个18寸电视机。一盏白炽灯。墙上贴满海报，韩剧《豪太青春》、《异度空间》什么的。老周说他是想让白墙壁不那么单调。无数镜子，大大小小五块，大多为离开老横漂相赠。“房间小，镜子可以扩大空间。另外也经常对着镜子练表演。”

门前的小桌子上，有小电饭煲和油盐酱醋，平时煮个水饺、下点面条。很显眼的一瓶药用酒精，因为在片场，妆通常都是卸不干净的，回家继续用酒精清洁。

小收音机是刚到横店的

时候买的，除了拍戏，生活其实甚为无聊。有了电视机以后，每天晚上就是看看电视剧。以前看电视是看剧情，现在是看里头的表演和站位。有时候去看场免费电影，打打台球，就是拍戏之外所有的娱乐。

也看书，都是关于表演类的。“横店没什么文化气息，没图书馆，大的书店也没有，这种表演类的书很难找，我们都是传阅来看的。”

几乎没有朋友。“拍戏时认识的也有谈得来的，但很少交心，或者谈及家里的事。所以也挺孤独的。大家碰到也只是说些你今天拍了什么，明天要拍什么，哪些剧组拍完了，哪些又要来了。”“年轻人会去网吧上网，打打游戏。”

48岁的老周说别人都劝他找个女朋友。很早离婚，儿子跟了妈妈，基本上无牵无挂。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里，可能稳定下来会考虑以后的生活。”

“我不喜欢横店。只是觉得在这里工作，至少还能活下去，也还算开心。消费也不高。感觉上也比较平等。不像在北京上海，外地来漂的总是有点被人看不起。”

老周的目标，是他很羡慕的一个“刘老师”，演话剧出身，现在是“大特约”，每次都有几百上千的报酬，一个月下来能有三五万。

房间的墙壁上，还挂着好几个不同样子的红皮包，女式的。老周说都是走的几个“横漂”女孩子留下的。“她们要扔掉，我说怪可惜的，都很新，就挂在墙上当摆设也好，有点家的感觉。”

聊天时走进来很年轻的一男一女，他们是夫妻。男的是哈尔滨人，女的是山西人，男的原先是“横漂”，做到“特约”了，觉得实在没有盼头，现在到一个店打工。“你看不出来吧，那个小伙子已经29了，他们俩在北京打工时认识的，后来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现在孩子扔在哈尔滨呢。小伙子长得不错，一直想混出点名堂来。女的？女的没演戏。过来‘横漂’的男的绝对不会让自己老婆去演戏的，怕被拐走。”

老周又说，“横漂”族里，女的是很少的。他给我看两年来的很多照片。很多姑娘来了又走了，没有适合她们的角色。横店，拍的大都是古装戏。女的除了丫头，也就没什么了。

“在横店，有三种人。一种是混的，只要能吃饱就满足，干啥都行。第二种，一切为了艺术的理想主义者，遭受的打击也是最大的，一般待几天就走了，现实和理想相差太大。第三种，正正经经在这里生活的。”